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一目錄

唐故清河郡張府君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韋宙

東林寺題名

溫璠

淨觀聖母記

孔溫裕

請修孔廟狀

鄭朗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一

鄭遂

遂會昌六年官太學博士直宏文館

東都神主議

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於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訓考於大中廟有必修之理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

廟可知則廢廟之說恐非所宜廢謹按書詩禮三經及漢朝兩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於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

史重厚

重厚會昌六年官秘書少監

重建司空溧陽侯廟記

宗廟之作其來尚矣宗言尊也廟言貌也尊祖考容貌之

虞尤不可不嚴其制司空禦災捍患東漢光武錫青社於兹土襲封累代作世嗣之始焉世列祀典牲奠罔缺朝列九禪澤垂千載古木岑樓堞絲蘿邃幃帳而尤不動而敬不怒而威郡邑仰其靈封境承其祐無誠不感有禱必通而殿堂古遠土木力盡鴛瓦分散虹梁攲傾漏雪過風彌年積月雖鶴駕如在而翬翟罔形於是二十三代孫朝議郎前杭州臨安縣令上柱國疑有則官居五命之尊長冠諸枝之首化一宗之德輯千門之睦言發響逐人胥樂成以謂雖仍舊貫爰立新規詢謀僉同得心應手子孫願施

力輸翻疾風之靡草矣不浹時而輣轕遒罪軒楹敞日飛
甍遏雲宏麗固護周環密緻神靈得以永安也其承稟有
若此者伏聞非常人立非常事誠言乎哉宜採能文刻書
金石永俾來裔審茲重典秘書少監從孫重厚撰唐會昌
六年歲在丙寅八月庚午朔二十一日庚寅宗長二十三
代孫朝議郎臨安縣令上柱國有則幷諸院弟姪及諸枝
長孔日職司等同勾當修建一十五處宗人之名列於後

龔煥

煥京兆人大中三年攝館驛巡官以文林郎守涇縣尉雲

騎尉

新修湖山廟記

山川視公侯之外凡有益於人者國命徧祭雖十室之邑有主於民民得以奉其威而賴其祐焉者按金籙經云小山小水必有神當隸近嶽今宛陵涇縣十八鄉戶四萬民奉湖山神蓋所以奉其威而賴其祐爾邑圖牒載山高三百丈上有湖水山名因也涇民札瘥禱之必瘳涇田水旱禱之必豐曲誠嘉志神無不答民遂立廟其下以祀斯亦涇之民得歸其心而保其身也京兆人韋煥曰天地之氣

結而著形形於氣而有神今山川之神亦天隷下土付其地而宰之或靈或否在人愚智斯見矣今莫徵其初舊祀且陋逮文宗皇帝更歲號之初宰邑者裴公錞祈神有徵遂徹其故以廣之高堂敞宇土質彩衣歲聿其久復將顛崩邑人恂恂相與謀新重基列阼帳幕其壂丹故模駁輝光照人儀衛必備奇貌醜身輿馬必全翠飾金陳烏乎山神能靈於民民必來臻苟違舊德民將何親肥牷脂醴民之餱糧哀簫鳴鼙奪民耕功神之永福涇民山壤而后已乎煥尉涇畢期末代府公以簡召將行邑有王洌者纂聚

其由來啓前庭遂爲洌書修廟之歲月於右且異示於後生庶涇之人日有來者歎曰某年有韋尉子雖無他及我憐其爲我紀茲事以思之大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

劉濛

濛字潤之宣宗朝官大理卿

請石刻准勘節目奏

古者懸法示人欲使人從善遠罪至於不犯以致刑措准太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釴條疏准勘節目一十一件下諸州府粉壁書於錄事參軍食堂每申奏罪

人須依前件節目歲月滋久文字湮淪州縣推案多違漏節目今後請下諸道令刻石置於會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觀省記憶條目庶令案牘周詳

林珽

珽大中時鄉貢進士

福州侯官縣丞湯府君墓誌銘 并序

湯有大德於天下戴之如日仰之如春其後也君諱華字知新曾祖備祖賓考嵒皆簪組相繼官烈當時頗有功於國以載於譜諜此略而不書公幼耽墳籍將欲振於時立

大來之器以晨昏是切仕不擇祿釋褐衡州參軍珪璋美
璞州縣良材記室之芳秩罷猶在再調授福州侯官丞兼
總感德場人不告勞征賦皆集伉馴雉之化致象雷之聲
謀而有方簡以莅事授亮而庶務皆決正色而羣吏瞻風
公之器用未盡宏遠秩滿寓居南方以土風有殊瘴厲所
染沈痼既搆天壽不遐以大中十一年六月五日終於嶺
中連江邑之客第春秋五十八道路民慟風雲助悲先權
殯於竹林原夫人瑯琊郡王氏故衡陽縣明宰之女以禮
節奉君子以慈和訓閨門感形影之未亾歎梧桐之半死

望故鄉以泣血泛滄溟以護喪艤首逝波沒身徇義艱險不憚旌旐之情今古罕及男二人長曰宗鉉次曰宗鎬女五人咸匍匐愴地哀號訴天以日月有時窀穸斯議以大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歸葬於明州鄮縣龍山鄉江上里庚向之原禮也銘曰

修與短兮胡可知聖與賢兮莫能窺器未展兮誠足悲存者有恨兮淚如絲哭丹旐兮一家隨風九原兮滿松枝

王密

密京兆杜陵人德宗朝登進士第歷官明州湖州刺史遷

越州都督充浙東西團練副使

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銘 并序

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敢肆蠆毒結亂於甌越而句章闕三字之口戰卒數萬皆由此之故是郡罹災逾苦井邑焚爇遺骸積而不掩生民僅有存者闕二字未完其危猶未安天子哀之詔擇可以子物拯艱者以鎮卹之乃命長安令河東裴儆殿於茲邦詔書既下而罷民歡煦若幼子之望慈父焉彤襜員來則收合創痍之境熙熙如衣之食之一年而驚遁復田疇闢茨塾興然

後以禮義利物之教教之人之呰窳者教之以溫恭惇質人之卉服祝髮者教以儀飾之度人之匱財乏食者教以耕耨之事羣吏懷其仁而畏其嚴罔敢射其利焉故爲政三年其賞人也不用財其勵人也不（闕二字）於戲長人之體不一若乃華夏之人習性純純其理之也可朞月而致若海裔之人土風（闕二字）暴殘嗜殺寬之則法令非行威之則圜視而兇心勃生其欲馴之也難矣哉及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則知中庸清靜之德感人深矣夫理一邑而能人和（闕二字）者則可以移於一郡而能導

之以德教者則可以施於天下公之所理之行豈止郡邑

而已實宜佐彼大化輔皇王以昌經邦國以康調元氣於

陰陽者也公尋而進秩州民共思願紀詞於碑予忝躡高

蹤竊跡前事敢不頌厥美貽諸億祀銘曰

美裴公兮肅肅清風純和積中令德顯融爰踐華省爰宰

赤城克成厥功帝曰咨爾休懿可建旟於東美裴公兮於

郡斯牧是祇是肅化流比屋變此夷風迄成醇俗人之父

母匪公而誰慰我惸獨羨裴公兮胡棄我而適他邦惟我

下民思心徘徊殷焉不忘願頌休績播億萬載刊於珪璋

李宏簡

宏簡大中六年官宗正卿

請磨勘宗子百官屬籍奏

當司修圖譜官李宏簡伏以德明皇帝之後興聖皇帝以來宗祊有序昭穆無差近日修撰率多紊亂遂使冠履僭儀元黃失位數從之內昭序便乖今請宗子自常參官并諸州府及縣官等各具始封建諸王及五代祖及見在子孫錄一家狀送圖譜院仍每房納於官取高處昭穆取尊即轉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屬籍稍獲精詳

王諷

諷大中朝官司勳員外郎遷郎中自吏部侍郎謫守漳浦乾符中入為工部尚書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劍南東川道節度使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并序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爲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律師元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幼悟法印不汩幻機日損薰結元超

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砉後依大顛
大師寶歷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芟薙住持儆爲招提
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諦勉其如
幻解脫示以眞空顯非秘密度門虛往實歸皆悅義味知
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拘推爲性分知智無異於無
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爲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
日病背疽閉戶七日不通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
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
徒大師至於三平深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

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刺史故太子鄭少師薰俾蒇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禪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徵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一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二日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以不思而元覽則以神爲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亾矣夫强擬諸形容因爲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閡外塵朗然内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崔涓

涓宰相珙子大中四年登第歷杭州刺史終御史大夫

賜許國公韓建鐵券文

維光化元年歲次戊午九月戊辰朔八日乙亥皇帝若曰
咨爾宣力興復功臣鎮國匡國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修葺宮闕同州長春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
書令興德尹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兼同州刺史上柱國許
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建朕以前代功臣實
重信賞至有刻於鼎彝紀在旂常垂帶礪之言保金石之
誓勳賢所付宜茂明恩況卿秉謙蹈和持重守正屬朕前

歲巡狩而乃躬親奉迎季孫之道在事君周勃之心唯安國畢力扈駕爲我出車克奉行朝更無遺事可謂忠於社稷光映簡書旋以歸復京都葺修宮闕載宏舊制皆叶規程睠是殊庸實用嘉矚雖迭增崇數而未足酬功宜申誓券之文以示旌勳之典矧夫黃河不竭青山非窮比此賞延錫於苗裔使卿永荷祿位長受寵榮對銘鏤以同堅煥聲徽而轉美卿恕九死子孫恕二死或犯常刑所司不可加責禮命甚重往惟欽承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王洮

洮大中時鄉貢進士

慧聚寺天王堂記

有釋氏子宅於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洮促足角坐涵意欲洩不能者數四頃乃作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闐國作童兒時猶能血鏃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仙子授記護閻浮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漢𣪠鬼撚魔霞幟雪戟指勾擢絆竟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爲藥义官長吁奇怪事孔子弟子懃於語然儒以正直爲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亦正直也復

慼之哉按馬鞍山湧出平原中絕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咸溝穿塍織坦然鋪出復多奇石支疊危柱釋氏築室鑿倚山半今天竺堂實翼西北隅塑狀若聳屹然拄空金精獰瓌力溢膺腕毿卒象伍作爲部落堂宇宏麗四檐飛翬厤靈庇像若鄭牖被甲擔戈立於煙靄洮因勞其費進曰非某力能皆邑民爲之塑實成於張宏度堂實成於俞師甫吁大凡力於耕者一人切於穫者三人豈偶然於天王哉釋氏子姓闕號清建姓趙號良顗時唐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洮立

鄭顥

顥宰相絪孫舉進士累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禮刑吏三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卒

進科名記表

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大中朝謹專上進

方侯無疆

趙璘

璘字澤章南湯人徙平原開成三年進士大中時官祠部員外郎歴度支金部郎中遷左補闕出爲衢州刺史

請元正權御宣政殿疏

伏以新正大慶萬國來朝華夷願覩盛儀士庶固當胥悅但竊聞閭閻輔之内頻歳不登自冬以來降雪極少尚須祈禱方軫聖慈伏見去歳之初權御宣政從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禮全人心爲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登豐

年卻依舊典所冀觴稱萬壽不從元會之期禮酌一時益表聖明之美臣官忝諫列合陳管見

書戒珠寺

浙東觀察治勾踐故城其東北二里有山曰蕺蕺蔬類也傳云昔越君所嗜常採於此遂用名之在晉爲王逸少別址尚留故池與祠堂又云陳太建初有天竺徒聽門踰顛辦博神異及死葬山上其形數見後夢語其門人曰必爲臥像屋之壓我則不見爲之果如言而所搆華壯敞絜甲於郛內所謂昌安寺者其後二百七十餘年學人懷表猶

病正位未廣繕治益嚴又十年值會昌廢毀之數獻文皇帝君天下大中初復許郡府量立寺宇而越州得其五昌安在詔中六年六月又別以戒珠爲名觀察使尚書李公褒實司其事當是時其徒多罷去或不任事而懷表復顓其勞今則崇構眞就矣學者或去或沒獨懷表齒且耄精恪如初可歎乎余長慶中始冠將爲進士生寓此肄業時懷表已名字衆人中及開成繕治始休工余以前僯校祕書遊越與懷表復相遇靳余爲記逮今二十二換四時矣中間遭罹邱墟又重樹立於人事悲歡不可遽數循分累

寸奇蹇塵寰晚守江嶺強號顯達而表公不離繩撿幾覩
廢興雪頂絲眉始終一趣可謂行充於内而福持於外者
矣余既詳其本末思有以傳於綿長客有前滕州刺史駱
巽與聞之喜曰某蕺山之下寄居人也且與表公遊甚久
歸願買石以刻遂筆以授之咸通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中
大夫守衢州刺史趙璘書

劉伸

伸大中時人

唐故清河郡張府君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墓誌

銘并序　　　　　　　　　　　　　　吳𤦺

府君諱君平字君平其先燕國公纂集羣書家有鳩金復撰才命論教流天下分派周室即是公之苗裔宗枝矣公本深州饒陽縣之人也别業樂亭積有餘載曾顯皇朝任絳州長史祖徵高尚不仕考承泰頃以城戍艱虞此城被幽州攻圍公負倜儻之材輸誠展効去元和四年授戍德軍節度使牒補充十將兼充樂壽鎮遏都知兵馬使菀公押衙公君平將子之家赳赳軍前干城之志信義立身孤標作操東西欽企南北共談辯說仲由迺文迺武孝悌成

家垂訓禮樂克著始終可以龜鏡焉公寢疾享年三十有
六以太和八年八月廿日終於市坊私第也嗚呼良木斯
傾哲人其殞銜哀有餘可謂珠沈洛浦寶劒一鞅促我遐
壽孀居洞房遲遲飲恨葛藟無託夫人久嬰痊瘵醫療無
痊夫人以大中六年正月十五日歿於私舍夫人春秋卅
有九女師娘子年齒初笄髫齔惣立春花欲發秋葉已凋
割慈母之恩憐痛膝下之寤寐皇天不祐夭折妙年小娘
子年一十有九以大中三年四月四日殂矣新婦天水趙
氏纔入貴門積善無瑕苗而不秀遂埋紅粉傷瘞九泉新

婦年廿有二以大中四年六月十一日喪矣皆附塋安厝
可惜可惜孰謂痛哉實謂悲哉嗣子弃號叫攀慕糜潰骨
體可以曾參同年而語哉遂乃庀冢修葬合祔元扃禮周
終竟南沈漳水北望燕幽巍屹墳封雙靈再合卜取大中
七年十月四日窆於縣城之東南三里故塋域殯焉禮也
所慮年代深邃陵谷變移勒石記之千載無朽其詞曰
燕公之孫苗裔深根常爲儕闕變作弔賓空留七德兮千
載書劔舊跡兮生塵夫人令德合巹同牢哀哉白駒兮西
馮柰何松柏兮蒼蒼

韋宙

宙江南西道觀察使咸陽郡公丹子以廕調河南府司錄參軍宣宗讀元和實錄美丹政事拜宙侍御史出爲太原節度副使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還爲大理少卿拜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東林寺題名

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韋宙大中十二年准詔嶺南宣問六月二十九日再過此藏經舊日剏置隨寺

毀廢賴道深和尚藏諸石室言上人明上人以補其闕獲覩舊績觸緒摧殞施三百千再建堂宇時湖南江西皆擾亂一辭京闕三踐危邦到此數刻與言明話道又乘軺北去男澤侍行

余今年七月銜命按撫嶺南中旬之初自番禺赴闕聞洪兵大擾乃直趨鍾陵旣至留一夕察其陰謀備知情狀明日渡章江二十九日憩此與言明二上人談元兼訪經藏遺址晚晴西去六十四日余廉問江西乃帥襄鄂許蔡四軍赴鎭十一月二十七日兵次北田余雖擐甲戎事方殷

經過松門遲遲不能去之以示暇送駐前鋒於峴再與言公遊時明上人已物故悲愴久復跨馬前去因書行止題於水堂壁大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韋宙題

溫璠

璠大中九年由郎中出爲袁州刺史

淨觀聖母記

大中壬申歲夏五月乙未詔高平守璠曰汝在澤以能聞今輟於袁宜用前心以爲理璠再拜奉詔南之秋七月哉

生魄入浪於盟津鼓雙翼飛波抵鍾陵及仲月既維舟於觀步觀以淨爲名昔東晉許眞人棲息之舊地輦羶汙觸必有變怪按僊籍云神僊中有孝道明王授道要於聖母母傳法於吳猛許遜遜字敬之以孝廉上第補旌陽令則聖母爲旌陽之師矣璠既昇堂謁眞人禮成而退傍有香木設位而無像質北墉有掛繢畫爲少女者曰眞人之聖母也璠謂聖母之嚴顏華髮不宜爲幼婦必矣詢於耆舊求聖母之遺像一無可取者後數月春光滿湖繁花壓枝會郡之文士於望湖亭俄假寐於嘉蓮閣恍若有睹疑非

在夢見老母涉菱波步浮芹至於閣前云神母之儀祇爾不必他求璠遽起命畫工施古脫其所見增減信宿方定儀相如涉菱之母矣廼於郡齋軒置座以塑畫像踰月而功就端嚴儀表威容凜然豈靈偃憑託而致是乎爰命道門都監易智周與威儀易景詵道士施契虛等以香花時果迎聖母歸淨觀時八年三月十五日記

孔溫裕

溫裕禮部尚書戣子登進士第宣宗朝歷官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

請修孔廟狀

右軍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宏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卽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灾歉都廢修營徒瞻數仭之牆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肸蠁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鎭望闕里而無由

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
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
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
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

鄭朗

朗字有融宰相珣瑜子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爲右拾
遺開成中累拜御史中丞戸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
進義武宣武二節度使歷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

請停直館增修撰奏

當館修撰直館共四員准故事以通籍者爲直館伏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卑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修撰二員

牟瓚

瓚大中時鄉貢進士

修方山證明功德記

此山前面有石龕龕有石像從彌勒佛并侍衞菩薩至神獸等計九軀案寺記云唐初有一童兒名善子十歲已下

自相魏間來於此山捨身決求無上眞正之理闕一字啓首闕一字四體遂墮未及半虛五雲封之西去其音樂闕二字天風錯闕一字畢寺緇白無不瞻聽乃鑿此山成龕立像旌之闕一字證明功德曁乎會昌五年毀去佛闕一字天下大同凡有額寺五千餘所蘭若三萬餘所麗名僧尼二十六萬七百餘人所奉驅除略無遺孑惟此龕佛像儼闕一字微有薫殘大中五年奉旨許於舊蹤再啓精舍寺主僧從闕一字聞於州縣起立此寺有杭州鹽官縣人僧子儒俗姓董氏不遠江湖訪尋名跡至六年五月七日得度既果前闕三字懇

誠金采爽鍚方山證明功德秉字闕三神及師子各二隻闕一字金彩色字闕一功價字闕三五十貫文施主二百餘人字闕二一鐫姓名字闕二左其山龕寺寺之艮直上可四里下思人闕一字井以字闕一處星端旁眎字闕一滄溟有同蓬島字闕一龕石字闕一有泉不字闕一來源從細竇泄字闕一石盆字闕六而巳玉液金漿莫得字闕一其甘字闕三香山字闕二質乎香字闕一子如公明山巒之字闕三固敬石之像長牢冀賢刼盡而同盡自字闕二外胡可傾移哉大唐大中八年四月八日鐫記

王鉉

鉉大中時處士

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幢記

竊惟金人西（闕一字）雷音絕唱於（闕一字）筮至教（闕三字）業空傳於漢地雖法門繁（闕一字）俱（闕二字）梁（闕五字）其（闕一字）陁羅尼焉于公稱惟則本河南人也家贍溫恭人稱英亮忠信先聞於（闕一字）室深崇（闕一字）志於三乘有悲（闕一字）之心具利（闕一字）之行闕王（闕一字）之暇（闕二字）興懷將構禎模冀崇妙（闕一字）有緣（闕一字）德同心爲（闕二字）之利而居（闕十二字）乎存沒逝者不闕字于厥願存之豈爽以前心既屬道泰時通亦乃樹茲本

意爰闕二字刻密言徵良匠以呈奇採元石而鑽鏤厥功既就乃卜闕一字縣城艮隅之立闕一字足使霑塵闕一字影闕一字屣闕一字舟瞰矚承風永辭闕二字鉉實不敏轍闕四字申闕三字述闕一字猷雖不足以成文闕一字深心於能事矣

對借碓打破佩刀判

郇人借碓人家碓未出門打破未離本處又有人持佩刀傷人縣以爲用刀州以爲非仰正判

九野太清兆人承慶鑿井而飲方閑射鮒之泉持刄以雄仍均佩犢之日澄瀾可汲思抱甕而無階銛刄將揮提劋

鐘而可擬故乃旁求假器甫當於銅瓶何輕用傷人有類於鉛筑衡門未出遽覩虧全疎網難容俄聞賞罰訟端斯起異共弊而無𢡟刑柄終疑遂殊條而靡决慎非投鼠破則宜陪法在鵜鴂傷固難追比盜之訴不亦厚顏用刄之科誠非次骨文慚陸海辱落三晡空有薦於殤詞諒輕塵於藻鏡

濮陽宁

宁鄉貢進士攝館驛巡官

閩遷新社記

大中十年夏六月公命遷社於州坤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其廣丈有五尺其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自初獻迄終獻專一室有廈橫附二室皆南鄉備犧帛西鄉之楹凡二室甋甎脊道凡十有三條其縈折則三百九十有七尺繚垣凡百堵其高逾尋苞亙榕凡二十本南北行延崇豈展階揭雙扉於東鄉具扃鑰焉其外北東闢二室有廈其南立雙表及建功以十七日戊子起冬十一月庚子畢謹按閩故壇坫南邪西隙蚌蠏污穢負蒲葦之衰家禽野牧觸蹊

官秩而益著勤瘁之名奉春儲而出納之功無愆幸以慶鍾德門是生愛女夫人即公之長女也夫人幼聞詩禮早肅端姿齋潔持心溫柔飾性霜松比操寒竹孤貞閨門悅懌之儀晨昏問安之禮皆主之矣榛栗告修將移他族遂適彭城公百兩之後一與之齊嚴奉舅姑敬恭戚族服澣濯之衣儉而達禮遵婉娩之教婦道日新飾其德而不飾其容嚴其家而不嚴其身名同夫貴德與家崇寵錫降封太原華邑昔公謂曰我以代傳鍾鼎門蔭蟬聯先開府秉左廣之權吾令弟統右護之帥朱紫赫奕棣蕚韡數者四

人而悉忠於國孝於家學大戴禮諷毛氏詩堅白自持秋毫無隱功備史冊銘在景彝戒滿盈而慕冲謙棄軒冕而好疎逸功與名皆全矣而思內則雍穆吾心至矣夫人結褵作配三十三年履正居中其道益彰洎浙右歸闕累移星歲頤攝乖宜寢成沈痼夫人侍執湯藥饍奉飲膳所舉者無不親嘗不顧寒暄不離座隅日月迭居近於二載夫人自此憂患亦已成疾先常侍奄從薨逝祭祀蒸嘗不失如在之敬至於卜遠之日疾將就枕諸孤曰違裕若是豈在力任夫人曰吾逝生死同塵何愛身命一閉泉壤永爲

終天但無虧於節義豈望苟自偷安踴哭而往畢遂其志爾來日遘綿惙針醫不減遽至彌留以大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終於來庭里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嗚呼人之所貴者福與壽積善既昧於徵應隙光難駐其檐楹青春路遙白日將謝妝樓儼設玉匣漸見其塵封輕影忽飛夜臺已知其息處有子三人嗣曰復禮威遠軍監軍使行內侍省內僕局丞賜緋魚袋仲曰全禮內侍省內府局丞充內養季曰伸禮皆才閒五美學贍三冬孝敬承家忠貞蘊志總戎而理遵約法專對而辯注懸河自鍾艱疚茹毒銜哀泣

血絕漿罔顧晨夕因心之孝冀報其劬勞思養之情徒悲
於風樹以明年正月二十九日祔葬於萬年縣龍首鄉先
常侍塋西禮也遇奉命述敘敬爲銘曰
夫人懿德蘊其明識端姿潔朗惠質柔直工修內範容無
外飾玉鏡孤光珉瑤潤色問名成禮作合君子四德道隆
九族稱美門崇鼎列功高嶽峙澤及華封輝光青史雲路
碧落霜折瓊枝其往如慕其返如疑龍首之墀滻川之湄
魂遊九原與公同歸

盧恕

恕大中時官蘇州府掾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

捨人事而介福專人事而薄神皆君子不爲也茍不以仁惠愛民而止以墮怠理道持甘酌芳饎以交神神在聰明正直豈許之乎若憂勤焦思訪援無怠於賢人且不遺況賢神乎所以大德君子以厚人故不薄神楚州淮壖涘太宰伍相廟置在吳時臨邗溝當伐越時爲餽運所開太宰經畫及因讒而没其神憑大波雄憤無所泄蓄爲猛飈駭衆吳人恐之故相與立祠邗溝上歷代皆崇其祠椎牛釃

洒小民有至破產者比齊淸河王勵刺此州申教部民不宜荒瀆非神之意其風稍革國朝龍朔中爲狂人郭行眞所焚乾封初準勅重建大中十歲四月十八日上以山陽荐災當宁憂軫曰非朝之顯德淸望有材者不可分吾憂子衆姓於是詔兵部郎中榮陽公守郡立政行道得民之心每雨小差期晴少失候公一至請之靈貺立答連歲豐穰豈非神之陰贊耶舊廟莪隘淺迫前横岸道塵坌玷褻公默圖將顯大之且俟誠化更廣卽增張神宇俄有州人蔣容者啟公請合財葺之殆天啟乎何冥契如是耶於是

開其前伸其後重肖神像及儀從等畢新廟之成也面河
距淮巖然崇堂蜿然修廊像設新而英姿益明旗旓新而
靈衛愈嚴庭可以長布武階可以勞拾級管籥朝奏一何
和神也風月夕清一何宜神也祭法曰夫日月星辰民所
瞻仰也山陵林谷川澤民所財用也今太守之高不啻星
辰太守之利不啻山谷彼青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
而語洎詔徵公爲左諫議大夫釋符之日恕蒙公付以留
務行及祠前顧謂恕曰有事或誠存太守其應也如響今
去能無慼焉君爲我編其修建之由恕謹奉教一無僞飾

公之始至也承菑沴之後廬井殘矣廩藏空矣道旣殭殍牢亦充塞及公之布德也四時洽暢千里醉歌帑廥皆溢庭無訟人鄉縣郭邑致十倍之繁富廊宇亭肆興萬堵之宏麗休祥表見仁聲流揚傳車云歸者少遮道竟夕不得前雖古之良二千石實有慙色素負謙損不先之道至於理功皆不欲人言恕親吏也其可隱而不書亘唐大中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記

褚符

符大中時河南人

唐故下邳郡林氏夫人墓誌并序

夫人林氏其先下邳郡人也曾祖闕一字皇任廣州參軍祖景闕二字任潮州長史父闕十七字鄉里咸謂闕一字高闕六字夫人則府君之仲女也未笄而柔和冰潔既髽惟闕二字蘭馥由親族闕二字黨闕二字以闕二字也闕三字而閩中闕一字族富春孫氏子以闕四字作闕二字婦闕二字媒闕八字夫人闕一字得以闕三字得闕一字配闕而闕慈闕一字仁闕一字繩闕也闕冀闕三人長曰闕二字娘闕以闕

闕一字墳峨峨闕一字山之旁懿德美行不隨闕二字高山有闕一

字雕琢無妨闕五字之闕六字陵谷改張此石若出斯文闕一字

昌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二目錄

路巖

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大中中登第累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左僕射罷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魏國公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賜死

義昌軍節度使渾公神道碑

敘曰天業光昭寶臣間出雲臺重沓旂常紛綸吾巨唐乎鎮寧社稷纘揚忠烈勳居第一代代不絕其渾氏乎能遵

祖法不失家聲立朝守土所居可紀其康公平公諱佋字復貴其先姜姓之後漢郡渾邪王之裔始居於峭北後遷於河南今爲代人爲山西右族七代祖潭仕隋玉鈐衛大將軍生迴貴以兵從我高祖神堯皇帝佐平暴亂拜豹韜衛大將軍生元慶爲右玉鈐將軍靈邱伯生大壽爲太子僕贈廣府大都督生釋之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拒扞西戎身歿王事贈司空公大父諱瑊朔方副元帥河中節度檢校司空中書令咸寧王贈太師有大勳績其秩錄封賞埒汾陽西平皇家中興此三人力也

父諱鎬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贈太子
少保取隴西李氏女實生公公爲兒時則柔敬敦厚篤志
於學九歲由宏文生擢孝廉第釋褐參同州軍事既冠益
以通敏密靜稱於人因從先少師於藩方不忍去庭闈諸
侯有以幣以馬取者一無所就元和十二年先少師奉詔
以中山兵伐叛而卒與寇遇以數千當數萬力戰而歸坐
黜循州公憂蹙內結晨夜在側從容道否泰之理以解發
於至誠少師爲之洒然少師羸屛勺飲壞容貌幾不全者
數矣嚴護踰大江長號動神明親友見者莫不悽惻憂其

困絶往往罷弔既而外除大戚不衰遂退不肯仕居處飲食若執喪者是時朝廷詢勳臣後或言曰咸寧功累代不可及其子身當聖朝以讒終未復無以示天下執政立言之天子感其事趣詔盡還少師爵土由是勳閥之家皆喜長慶中又有言公之材行不宜在閭巷者上亦以追顯咸寧功德未足遂授公右龍武軍倉曹參軍歷太常寺主簿太府寺丞由是以吏事自喜明習文法咸寧王股肱王室卑體下士召置幕府得一時之人少師仕官早成不廢法度有譽於士大夫間公又脩潔謙遜辭禮閑雅由是仁人

與之遊長者訪其廬矣稱述日甚聞於廷中擢爲左贊善大夫轉太子僕能勤其官改太府少卿始用利器貨泉事聚不頓鋒鋩益爲試可一日昭獻皇帝讀國史至咸寧王卒嘆渾氏時無大官者欲用公未有緣即日以銀魚朱袍賜之俄拜金吾衛將軍寵以金紫公愈益小心俯僂不暇武宗時至太僕卿以謹良選宣宗即位改少府監以繕理稱又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肅環衛明年遷司農卿練經制每以處逸樂悖勤勞非忠也求出補吏不憚劇郡久之壽陽歲數饑有盜賊上選能理者丞相舉公可用公至則猛

糾綏化曉告慰養先是有貨茶盜鬭變難制至是皆解散走匿又勺陂之水漑田數百頃爲力勢者幸其肥美決去其流以耕公隄防約束水復盛溢沃野之利歲歲增多徵爲殿中監服用如法頃之爲昭王傅多稱惜之再爲少府監遷檢校工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日在彤庭宣宗器其能遂賜高牙暢轂鎮於回中公門有將帥風習知四夷事以故綏邊之績不日而成西戎別種王縈數爲邊害公曰胡夷剽刦亦常事不煩兵鏖可以信取諭以咫尺之書果相率遁去居無何又遣其舍人董英粲歸誠且貢錦繡物公

必其善意乃許互市竟不敢負約反覆初有戍卒子爲族長所掠奴畜之至是董英粲輙搆而歸之曰用報德關城無警早開晏閉矣邊兵之衣輦自京師吏緣爲奸纊帛悉濫公始周察變法犯必收按至乎聚給親往觀之舊調軍食倉廩庾回遠不克往取率爲空名又度其途以便之自是寒無皴瘃戍益伉健旣衣又食之撫士至矣萃戰馬凡五百二十疋牛騾稱是脩革器五萬具備丁壯卒三千人聚新粟五萬斛邊備完富戎心震悚天子使使者齎詔卽軍中加公檢校刑部尚書以報之居歲餘復召爲大金吾

升三品階三領緹騎日益親貴今天子卽位謀滄海帥視公曰無以易爾咸通二年遂授義昌軍節度使其理如在涇始至則表蠲水旱逋甚衆先是井爲海染人不可飲遂開河以汲舟行則決決又輙塞公視而計之派鑿扃蓄舟來不留綆垂不息厥功亟就於今賴之有田千頃遊惰者不顧公乃勸闢悉爲膏腴既飲之又食之養人至矣窮民有鬻子者爲之贖歸故校有孤女者時其配偶喪不辦葬骨暴於野皆爲調棺柩具粟帛郵亭相遠道里患苦作室其間以庇來往歲比不稔給軍未贍峙糧十六萬石以爲

儲蓄大抵能推誠於下辛苦萃先民愁未解公費未足孜
孜爲之雖人之求去已疾謀致家温不如也以故感神貺
來瑞鸞百姓洎文武吏謳謌借留護戎者奏其狀天子嘉
焉詔曰幸卒敎化之許留旬歲五年秋受代朝廷方圖其
功會其冬以疾閒明年三月二日薨於大寧里私第享年
六十九其年十二月某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胄
貴里於戲豹韜以義兵顯寧朔以邊患死咸寧以殊勳著
少師以威名用洎公以材能選陳力無曠廢渾氏之風類
是自穆宗後天下少事由是公未嘗有鬬戰功始則以至

行好學恂恂若儒者中則以精力辨疑爲循吏終則以和衆靜邊名之良帥不矜輿馬之飾不嗜粱肉之味家產稍贍則以振昆弟賓客士有賢者雖貧賤必與之均敵名以脩飭光位以功効進自解褐數十年歷九卿爲二千石繼父位臨方面榮當代焉保身守道一無塗汙於戲渾氏陰德代封之慶則大於于公虞詡戰勳忘家之跡則優於平陽去病子孫支屬之榮則高於萬石耿氏然若公之材未大施設不繼乎台鼎不邇於期頤斯慊慊於五福也薨之日天子軫悼不朝贈大司馬葬之日給太常儀仗博士定

謚曰康斯可以自見於後代矣長子曰衛詹事府司直早終次子徽特嶶普卓皆幼父病篤召從父弟右威衛上將軍佶泣告曰先少師以後事託吾季父爾必繼之佶涕泗遵用禮儀備具他日持故吏行狀託余斯文是以敘而銘之曰

命氏自姜有後于唐咸寧達人實護玉璜功德愈甚其緒乃昌少師宜之龍節煌煌尚書有繼卓然丱歲執喪之日厥生幾逝渾氏有子天子下制擢爲大官如翼高戾帝前謹恭俾牧於東盜走年豐後爲元戎讋煙息波兩有顯庸

厥庸惟富施之無窮宜久饗樂神報何薄厥德有本頌之
靡涸實銘於斯不銷不落

李景儉

景儉憲宗朝官侍御史大中時累遷御史大夫

諫宣宗爲鄭光輟朝疏

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之
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國允謂合宜
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則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
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以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

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卽服齊縗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簒殆革唐命豈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臣愚不

肯謬竊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

王函

函大中時人

大佛頂尊勝幢銘

琅邪王讜字迬夫探至聖之元言得秘密之妙理以大佛頂及尊勝爲衆福之王懇立二幢祈報所怙攀號不及創鉅痛深衰麻在躬茹荼吞蓼若不憑其教跡何以洩此哀懷徵其志誠起自純孝旣而候聽戒遣式遵理命令將在

中布而爲金木水火分而爲南北西東使百王之傳授若四氣之始終皆德非博厚故號不統同國家保大定功體元立正法土德受天命陵無一抔之盜貢有五色之盛合爲應鼓鼙六氣以還淳累作春臺熙萬人之遂性子盡鳩合異類率賓殊方歸有極贊無疆帝乃約束遠近神乃糾合要荒咸鞠躬離位厥角來王自是盡四夷之君長皆朝我唐

金賦以至寶堅剛無所爭也爲韻

山育良金世名重寶當用事於素節實稟靈於元造由是

司歲之士斂秋之道其神曰蓐收其帝曰少昊相與搜瑰異發鏗鏘取我於麗水淬我以輕霜用爾之寒可以革溽暑之候用爾之勁可以摧烈火之剛遂重其珍遂宣其利披沙之狀咸出從革之形悉至含宇宙則範之以景名壓寰區則鑄之以神器其難得也黍累不棄分銖是爭約人以懸市遺子以滿籯國用築臺之禮賦揚擲地之聲或三緘而永保或一諾而必行斷以同心斯爲盡善鑠以衆口喻彼相傾是以王者之時令修彝倫序泥封是用職貢有所垂衣守滿堂之誡命相與作礪之語則金爲世出兩示

天與乃懷貪以恣攫重諾而不捐鑽山砉石斷樸攻堅大有鎔範小有雕鐫玩物旣奢其器用窮兵又縱於戈鋋則地將愛矣君胡得焉又尅木之意深輔火之功寡傷水之閱世疾土之處下以勁挺司一方以滅裂視四者曰吾常卓爾子不知也況有百鍊之秀三品之殊藏之則潤屋可恃鍛之則切玉如無子豈能馳善價入巨冶隨我躍於洪鑪

賀劉相鄭勑賜及第啟

用勑代牓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煙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

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秦貫

貫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

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鄭之先自周皇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爲首冠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迹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轓之盛由曾史記迄於唐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

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祖元嘉皇新都長水縣令
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常皇吏部常選襲爵新鄭縣開
國男烈考探賢皇衛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遇一作恒
字行甫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
行少有倜儻之志長負瓌奇之名不苟譽以求容每親仁
以竭愛爲中外模範爲一作成友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
鮮量涵一作苞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雖上士一作出神
不優德配壽胡羞疑先夫人之亡蓋卌一霜也享年六十
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

仁讓得於天眞慈惠立於素尚毋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風進止成法雖婕妤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也（一作旨）未亡之歎孀齡沓然玉沒何先蘭凋遽（一作繼）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於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長曰項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珮早亡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琁咸繼遺芳克修至行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窆泣

告於業文者爲之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允文武兮書歛名揚蘊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沈玉沒兮人誰靡傷桂殞蘭凋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亡傳盛事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崗刻貞石兮永志元堂

盧攜

攜字子升郡守求子大中九年登第授集賢校理咸通中累拜諫議大夫乾符中以戶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舉

高駢可爲統帥復召輔政及黃巢陷潼關乃罷爲太子賓客是夜仰藥死

乞蠲租賑給疏

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虀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鄉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

捷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勅州縣應所欠錢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春深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爲窘急行之不可稽緩

臨池訣

第一用紙筆第二用認勢第三裹束第四眞如立行如行第五草如走第六上稀第七中匀第八下密用筆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歛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

也凡用筆以大指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勿令大緊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細要也皆不過雙苞自然虛掌實指永字論云以大指拓頭指鉤中指拒此言單苞者然必順氣脈均勻拳心須虛虛則轉側圓順腕須挺起粘紙則輕重失準把筆淺深在去紙遠近遠則浮泛虛薄近則摳鋒體重用水墨之法水散而墨在迹浮而稜斂有若自然紙剛則用軟筆策掠按拂制在一鋒紙柔則用硬筆衮努鉤磔順成五指純剛如以錐畫石純柔如以泥洗沙旣不圓暢神格亡矣書石及壁同紙剛例葢相得也

盧潘

潘文宗朝官戸部員外郎大中時出爲新安太守徙廬州刺史

盧江四辨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海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

彭澤西注云卽彭蠡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爲淮南卽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爲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顏注云

廬衡二山名也衡卽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此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爲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封

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事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滙於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

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右廬江辨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或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爲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云廬戎南蠻也音義云盧本或作廬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傳曰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倉廩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於句澨楚境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

縣南今猶有次盧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爲次又按楚
莊王時都郢卽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
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盧江之盧明矣噫
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
以盧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臧孫辰嘆曰皐
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爲後代
鑒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同食館辨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

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鷄鳴山北流二十里許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於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去聲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所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合肥辨

按圖記今冶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荆州記皆云冶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父城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廪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此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冶父山辨

萬敬儒孝行狀碑

當州合肥縣揚名鄉桃子村百姓萬敬儒自大中九年荒儉其年四月父母併亡至五月五日送葬後廬墓不歸今已五年先截下兩手指并甲各長半寸已來今見刺指血寫恩重經三百六十卷者差衙前子將胡師玗將茶藥就廬所弔問并勘驗得胡師玗狀謹具如後據州申勘孝子萬敬儒年二十七叔祖瑛見在廬去宅一里餘每日一食齋王時時禮念從大中九年五年葬父母後跣足披髮至今於兩手十指更互刺血寫恩重經三百六十卷先於大中九年五月及十一年五月兩度截下兩手指并甲各半

寸巳來令再生長復舊訖勘縣先有申報處問得經二百七十卷巳抄寫訖内三卷州司令送到便是金剛經九十卷見刺血抄寫次州司又勘得萬敬儒叔祖瑛及繼曾祖母年八十見在兼有親兄弟五人親叔祖等並同居其萬敬儒在墳所嘗有一狗在側要水火等物即書帖子繫狗項下令歸家其家人解看隨所須供至今見在右淮南觀察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兵部侍郎平章事蔣伸工部尚書平章事夏侯孜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陶

檢校司空平章事崔闕使檢校司徒平章事白闕使檢校司空兼太傅平章事使疑闕大中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朝議郎使持節廬州諸軍守廬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盧潘立

王孟諸

孟諸大中時人

唐故軍器使内寺伯賜紫金魚袋贈内常侍袁公夫人太原郡夫人王氏墓誌銘并序

夫舉族稱官簪製作之常意況王氏承帝王之後派分貴

仕代亦衆矣斯皆增輝圖牒稱望天下若乃復序述祖宗之盛德謂悠悠繁詞故畧而不書也夫人襄陽人也性稟專貞早貪詩禮閑柔淑愼叶窈窕之風規纂組女工得家人之深旨軍器常侍先娶潁川祿氏數奇不耦夫人祿氏早亡軍器常侍時䕶漢南鼓盆歌罷曰粢祀之職禮不可虧潔以蘋蘩必資中饋由是思鵲巢之共理詠雞鳴以求賢慕王氏奕世之宗以夫人繼室夫人承訓結褵移天配德克崇婦道懿績可嘉閨門之美實光彤管軍器常侍自漢南更命荆門歲滿入覲復領軍器使奈何天不福善偕

老願乖軍器常侍尋卧疾薨於私第夫人居喪晝哭髽髮
誓志動循法則不尚繁華言必洽於族姻喜怒不形於色
棲心象外宴響宜家其仁賢體度蓋爲外戚之表儀矣將
及魚軒蔚寵昭示懿圖麟角功高隙駒難駐嗚呼徽音潛
翳閱水興悲賦命有涯奄隨川逝以大中十四年春正月
十二日終於長安縣修德里享年卅有五以其年四月五
日窆於萬年縣灞陵之原鄰軍器常侍之塋禮也嗣子五
人或腰金備寵近侍丹墀或朱紱青袍皆宣翊贊德門之
盛世莫能儔而復泣銜哀俾述遺範言必實錄託而用文

誌而銘曰

青門道兮國之旁素滻北兮龍之鄉紛旗旐兮引靈襄泉路永兮歌白楊生何促兮死何長音容寂兮雲泱泱唯有松楸樹悲風起夕陽

沈珹

珹吳興人

大唐蘇州華亭縣顧亭林市新剏法雲禪寺記

院在市西北隅其地阜勢極秀有二大長者朝議郎前試左金吾衛長史上柱國吾仁約及兄瑛弟緒并諸子姪處

士楊仲欽及男敬琮仁敬敬璿發心相謂曰此市信人極衆僧徒頗多可以買此地爲贍禮之所尋請堅修上士二僧詣於京洛請其院名不旬月而返果遂其志廣慕信心便築基址貿他山之棟材召彼郡之良工不逾二載大中十三年春建至十四年冬成月殿巍峩屹如涌出門廊盡匝可謂化城工費之間不足者悉二家之自備豈止於一二乃各數百緡焉非我二家之志虔造次而不可及也續奉祠部牒改院名爲寺訖奉命紀其年月以俟未來